

『海外大家美术丛书』

傅狷夫

在美国

喻丽清
编著

『海外大家美术丛书』

传弱者在美



喻丽清 编著



责任编辑：章腊梅
装帧设计：魏 清
责任校对：钱锦生
责任出版：葛炜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狷夫在美国 / 喻丽清编著. —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503-1007-0

I. ①傅… II. ①喻… III. ①傅狷夫（1910~2007）—纪念文集 IV. ①K825.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7942号

傅狷夫在美国

喻丽清 编著

出品人：祝平凡

出版发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 址：中国·杭州市南山路218号 / 邮政编码：310002

<http://www.caapress.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杭州海洋电脑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15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9mm×1194mm 1/16

印 张：12.75

字 数：200千

图 数：290幅

印 数：0001—1000

ISBN 978-7-5503-1007-0

定 价：98.00元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怀念大师

傅大师狷夫，一九一〇年生于杭州，字野客，号觉翁，一生工山水、书法。为艺术遍游大江南北，天资聪颖，承袭南宗柔润风格。江南的滋润灵秀及北宗马夏的苍劲坚挺，兼石涛之浑厚。皴法以小斧劈混合钉椎，披麻兼乱柴四法，独创当代自成一家。每观其山水，气势磅礴，变化万千，使人心旷神怡，犹如身临其境，奥妙无穷！

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往往与他的性格及品德有关。有时下笔只顾潇洒，常常有飘浮之卑而失去浑厚。反之只顾浑厚又犯停滞之病而失去潇洒。故能潇洒而浑厚者难矣！傅大师为人性格刚直，外柔内刚，不贪不求，不卑不亢，诚乃君子之风也！往年在台授徒有教无类，广收弟子，教授严谨，如今多已成名，可谓桃李满天下矣！

盖艺术家可分七等：一曰能画而不善书者，二曰善书而不善画者，三曰能画亦能书者，四曰能书画而不能为文者，五曰能书画兼能文者，六曰能书画为文而不能创新者，七曰能书画为文且能创新者，则少之又少。傅大师即属第七项之全能艺术家。一代高人，实至名归。

书法、绘画皆是最高的艺术，但书法较难，因画可以渲染，添枝加叶，而书法则不能。下笔而就，造诣多深立见分明。书法分楷、行、隶、篆、草，五体之中以草篆最难，而狂草尤难。余每见傅大师书写草书，笔势如行云流水，波涛汹涌，犹如万马奔腾，兽骇蛇惊，走笔急速落纸有声。潇洒而不浮，浑厚而不滞，如非有超凡的艺术修养者，不能为也。

傅大师除狂草之外，尤精篆隶，在他的点划之间，犹如以绵缠铁，刚柔相济，铁划银钩。每见最后落笔，形如千年枯藤，电闪石奔。诚然一代大宗师。大师于2007年与世长辞，今逢五周年之日略撰数语，以抒怀念。

蒋云仲 于加州中华文武学院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追思国画大师傅狷夫先生 / 喻丽清

傅伯伯是我小时候最崇拜的长辈，那时候因为我跟傅婉声是小学同班同学，所以有机会去傅家玩。小时候的事情都不大记得了，只有他们家一进门客厅里一张很大的书桌，傅伯伯总是在那儿写字画画，我记得非常清楚。从小孩子眼神看来，那张书桌真是夸张的大，却不知道就在那个天地里傅伯伯创出了他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风格。

有一天，我看见我们小学里的马晋封老师骑着脚踏车到傅伯伯家学画。在那个年代的小学生的眼中，老师是比自己的父母还要伟大的，老师说的话跟圣旨一样，可是傅伯伯居然是老师的老师，我简直惊讶得不得了，回去问我父母，才知道原来傅伯伯是很有名的艺术家。所以从此对傅伯伯更加景仰，也是从那时起，我心里就种下了日后也想走上艺术之路的愿望。如果文学和艺术是相通的话，那我如今在写作上的启蒙也应该跟傅伯伯的这点因缘有关。

傅伯伯是个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人。我跟傅伯伯还真是有缘，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个工作是在耕莘文教院当写作班的总干事，那时候他在艺专美术系当教授，我们有时会在公交车上碰头。有一次他在车上告诫我：要想写出好作品来，就该专心去写，不要去上班了。那时的我对于自己能不能写出自己的一条路来真的半点自信都没有，可他那样说我，好像在对一个有才气的学生说话似的，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荣誉感，我至今感激。后来我才知道傅伯伯自己五十岁那一年就是为了完成他当艺术家的心愿，才毅然决然地辞去了一份好工作，只拿了五万元就提早离职了，自此专心画画写字，以卖画和教书为生。那份执著那种义无反顾的精神，我想艺术之神要不被他感动也难。当然，如果没有得到傅妈妈全心全意的支持与体贴，他纵有天大的宏图也一筹莫展。

我们见面的机会多起来还是他到美国来了之后的事。记得有一年他生日，请我和外子去吃饭，事先并不知道，去了才知道是他生日。原来他的四个儿女中三家人都到了，只有在中国台北的冬生没到，他说要我替代冬生充数。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快乐的生日宴。自此以后，我才敢跟他说说笑笑，知道他没把我当外人看。

傅伯伯不喜欢交际，人多的时候很少看见他发言，可是人少的时候听他谈谈往事却十分有趣。譬如他说年轻时有一套西装，那是抗日战争时期，物资缺乏，他因为有卖画的额外收入，所以就做了那么一套。结果每个朋友要相亲的、要结婚的、有重要场合的都来找他借，变成了大家的西装。有一天还看到

一张傅伯伯和傅妈妈的结婚照。人家结婚时都是新郎挽着新娘的手走出来的，可是他们的结婚照上却是新娘子挽着新郎的手，傅伯伯笑说那时他太紧张了。从那个手挽手的开始之后，傅伯伯就再也离不开傅妈妈了。后来励生告诉我傅伯伯《山水画法初阶》那本画册就特别选在傅妈妈生日那一天出版，想来也是他对傅妈妈的一种爱的表示吧。傅伯伯一向画山水，但他也收过一位画梅花的学生，那个唯一跟他学画梅花的学生就是傅妈妈，他们的恩爱就像傅伯伯的字与画一样：炉火纯青。

傅伯伯非常不爱说话，你问一句他答半句。不过每次去看他他总不忘问一句：你爸爸好吗？因为家父与傅伯伯是小同乡，傅伯伯是个很念旧的人。励生告诉我只要傅伯伯去看过画展，他都保留着画展上印发的那些小册子，逃难时也带着不肯丢弃。以前在中国台北时，我父亲爱种盆栽，有一次到傅伯伯在敦化南路的心香画室看他，父亲要我带一盆盆栽去。其实他心香室里的盆栽已经有很多了，可是傅伯伯却回送了家父一幅很长的对联：“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那时候傅伯伯写一个大字就值十几万，他虽然名气那么大，但是他从来不摆架子，对于朋友之真诚，叫人打心眼里觉得温暖。

在他八十四岁那年，为什么记得这样准确，因为那是他题在一张画上的，那张画现在就在我家。那一年我在生活上忽然遭到重大挫折，当他一听到外子失业的消息，立刻给我写了这张大横幅，是一首傅伯伯自己作的五言绝句。并对我说：我没有题上你们的名字，因为我想这样容易脱手。拿去卖了吧，暂时可以贴补家用。我是含着眼泪收下这份珍贵礼物的。我的感动与感激一辈子不会忘记。

傅伯伯是我所见的长辈里头最有从前读书人的那种气质与风骨的，他的慷慨与古道热肠只是其一。他年轻的时候就因为长江发了大水灾情惨重，他跟西泠书画社的同学们立刻加入了捐画义卖赈灾的活动，那些画一下子就卖光了。当时政府为了感谢捐画者就选了些画出版了一本画册，傅伯伯的画也入选其中，那时他才二十二岁。六十年后，当他得了文建会颁给他的文化贡献奖的时候，他得的奖金是二十万，他不但未取分文反而倒补了二十万，一起捐了四十万给中国台湾艺专做奖学金用。他觉得一个最成功的人生，应该是年轻时活得灿如春花，年老时活得优雅从容，傅伯伯是两样都做到了。

当傅励生告知傅伯伯去世的消息时，我想起他写的：“云中白鹤。他真的像一只白鹤那样飞到云里去了。”同时，我也想到他以九十八岁高寿在家里平安地仙逝，身边有他至爱的傅妈妈，有他至孝的励生和萧慧，我不禁想对傅伯伯在天之灵说：傅伯伯，您老人家真是福寿双全啦。虽然您那肉体的机器已经被你用得不堪使用了，可是你留下的艺术，日久天长，永不磨灭。傅妈妈，请您不要难过，在他的艺术生命里也永远凝聚着您那一份丰厚的爱与沉默的奉献。

傅伯伯，您是我小时候最崇拜的太老师，如今您依然是我心中最景仰的一位大师。



目录

怀念大师 / 蒋云仲

追思国画大师傅狷夫先生 / 喻丽清

001 我的父亲 / 傅励生

011 试论傅狷夫八十后作书画 / 傅励生

041 傅狷夫在加州 / 喻丽清

041 晚年由两株桦树开始

043 桦桦草堂：赤壁赋

046 飞梦草堂：高瞻远瞩

047 拯救一方古印

048 游山玩水

050 桃李满天下

052 以画会友忆旧情

053 福寿康宁——白鹤

057 艺评摘选

058 心香室门下谈傅家山水 / 马晋封

062 与傅狷夫谈艺术并记其近作 / 王壮为

063 书画同源论狷夫画 / 姚梦谷

065 有所为有所不为 / 黄光男

068 充满画意的狷翁书法 / 傅申

070 傅狷夫的历史地位 / 傅申

072 傅狷夫书艺特色 / 廖新田

077 手札:

078 致苏峰男书札

080 致罗振贤书札

082 致式昭书札

084 致黄子碧书札

098 一代宗师傅狷夫 / 陈敏华

101 师恩难忘 / 古铄贤

106 浪迹艺坛一觉翁 / 杨芳芷

109 亲爱的爸爸，我们想念您 / 傅婉声

110 记父亲二三事 / 傅冬生

112 父亲与孙辈 / 傅玉声

114 作品图版

184 年表

189 常用印

我的父亲 / 傅励生（傅狷夫之子/建筑师）

家父傅狷夫，一九一〇年五月二日生于浙江杭州，本名抱青，亦名唯一。

父亲自谓对于绘画有天性上的爱好，曾在一篇从未发表过的文章中写道：“余在韶龄时，即酷爱绘画，人物、山水、鸟兽、鱼虫、鸡鸭之形，任意涂抹，书中壁上，随处可见，家父母睹之，以为此属天性，虽损书污壁，亦不稍禁。”有家祖父母对家父如此的宽容胸襟与几近放任的态度，也许就是成就家父对艺文不移的爱好并深入探讨，在往后虽遇各种艰辛不宁与困顿忧烦的环境里，仍然能对于绘事未尝稍辍的一股动力吧！

幼时家父体弱多病，小学时多半在家中跟着考过秀才的祖父学习诗文、书法及篆刻。家祖父的书法工整隽秀，有欧风；篆刻则工细入微。曾在一份为家父刻的印拓扉页中写道：“查冰铁戡印印谱内载‘昔阳冰有言，刻印之法四，曰神曰奇曰工曰巧，得一于是，无不卓然名家’，予于神奇与巧，虽谈不到，然工自己可断定也，奏刀时一笔不苟，识者阅之，定能知我之苦心也。”这一点可由印谱中得知，可惜家父后来因眼力不佳而放弃篆刻，家父由祖父那儿承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古文的基础，这对后来他的许多画作里的题句，提供了基本需要的学养，后来年纪渐长，趣味跟着伸展，尤爱祖父所赠《三希堂法帖》，勤练不已。

十七岁时，入杭州西泠书画社正式从王潜楼先生习画，为兼顾其他课业，平日黎明即起，先作画课。纵观家父一生，于书于画，嗜之成癖，不问朝夕，伸纸舒毫，兴尽斯止，即使暑热当头汗如雨下，严冬时呵手滴水成冰，依然勤练，不以为苦。父亲对于艺术的热爱执著以及勤奋有恒，常令我感到羞愧。

当年去西泠书画社学画，学生都要先想好要学什么。多数人都喜欢花鸟，因为比较讨

喜，买的人多，以此谋生较易。父亲因心性好强，听人家说山水画上即使一两个点都不好学，很难立见成效，就决意专攻山水，前后共达七年之久。一直到潜师逝世，父亲才离开西泠书画社。在那七年期间，临师稿、摹古人，书法上则因潜师的介绍，专练张黑女志楷书多年。父亲不但对传统书画的技法，基础扎实，对指画及写生画梅，也很有心得。

潜楼先生教画，不以一树一石入手，常以一张完整的尺页稿交学生临仿，画稿也从不收回。父亲感念师恩，至今收藏着潜师当年的画稿若干幅。后来父亲收徒授课，起先也是不收回画稿的，可是学生愈来愈多之后就开始把画稿收回。近有收藏家拿着没有署名的作品来请家父辨认，有若干确是父亲教学时用的。

父亲第一次作品出版，是在一九三一年。那年十月，因洪水泛滥，灾情十分惨重，杭州青年会于是发起书画义卖赈灾。父亲捐出作品三件，与他人作品同时以抽签方式售罄。事后，主办单位选出书画二百件影印成册，因岁次辛未，所以书集就叫《辛未书画集》。那时父亲才二十二岁。不久，潜师歿，父亲在南京找到工作，就离开了家乡。

在南京时，每年中国美术会春秋两季都有画展，父亲经常有作品参展。每次按规定送去的三件作品中，他所画笔墨整饰者二件常入选，而纵恣所画的那一件常落选。当时画风之保守可想而知，但他并不以为意，仍常思创新。

不久抗战军兴，父亲随兵工署由南京迁徙经湘桂到四川。一路上虽十分辛苦，但沿途景色非凡，大开眼界，因由师人进而师造化，范山模水，画艺一变，此时除面对真山真水写生外，他对石涛甚喜爱之。同时也致力于专习文衡山行书，对吴昌硕石鼓之自由挥洒更是情有独钟。

留蜀前后九年，这个时期是父亲一生中成家立业最重要的时期。那时候因为战乱，南北各方同好齐集于四川，画坛的风气因而比南京时开放许多。父亲平日沉默寡言不善交际，但喜观看别人的书画，常想取人之所长来补自己之短，因此每有书画展出必前往观赏。至今仍存有好几卷从南京时期一直到中国台湾几十年来保留下来的画展资料。

当时物质生活十分贫困，父亲年纪轻，刚到四川时还是单身，他有一套西装，被视为一宝，许多人有什么喜庆宴会，都会来借去穿用，父亲是“车马衣

裘与朋友共”的那种人，有了艺术和朋友，他的精神生活从来不虞匮乏。画友们在一起谈文说艺，苦中作乐，就在那时结识了黄君璧先生。不过，最重要的事莫过于因友人的介绍而拜陈之佛（雪翁）先生为师。雪翁师擅书画图案与工笔花鸟，是工艺美术的开山大师，他对色彩之运用出神入化，家父虽意不在花鸟，但对色彩认知度却是在雪翁师那儿得到了很大的启迪。并且，时时出入雪翁师家里的骚人墨客很多。父亲在那儿不仅可以与同辈切磋，还能与前辈探讨画理，受益极多。

有一次雪翁师还带父亲到傅抱石先生家里去，弯着腰在地上看到抱石先生的作品约二百件，看完了几乎站不起来，这次真是值得一记，因为这些作品还未经他人欣赏呢！后来听说徐悲鸿先生很喜欢任伯年的画，父亲手上正好有两本任伯年的画册，就寄了一本给悲鸿先生，想不到悲鸿先生就回赠了一张他画的马，这真是喜出望外。

父亲结婚较晚，三十二岁那一年认识了由北京毕业后随家人辗转到四川任教于小学的我的母亲（席德芳女士），不久就结了婚。家母虽比家父小七岁，但照顾父亲无微不至，反而是父亲处处依赖着母亲。从他们的结婚照片上就可以看出：别人结婚时都是新娘挽着新郎的手，而父亲在相片中却是挽着母亲的手。由于母亲的贤惠与节俭，家中无内顾之忧，所以能全心全意发挥他的才艺，这确是家母的功劳，家父所著《山水画法初阶》一书，还在家母生日那天初版出书，就可以看出他对母亲多年来照应的谢意。母亲读中学时是篮球健将，身体一直很强，而父亲是名副其实的文弱书生，家中重事似乎都是母亲在操作。我们从小有点怕父亲，他有一种威严，面不慈心慈，母亲成了我们跟父亲之间的桥梁。一直到了我上大学之后，才渐渐看到他有说有笑容易亲近的一面。

父母婚后，父亲不论书画，有所作时，必先请母亲评阅一过。他常说：“虽然不一定听信她全部的话，可是旁观者清，她说的也有可取之处。”在书画艺术上，父亲从不自满，不仅对母亲的批评他很认真，别人跟他不同的意见与看法也是他所尊重与乐于接受的。家父后来教画多年，桃李满门，但传授的都是书法与山水，很少人知道母亲是唯一跟他学画梅花的学生。

一九四四年，在万县，他与西泠书画社画友高逸鸿伯伯不期相逢，他乡遇

故知，画兴倍增，于是两人商议合开画展，沿着江岸四个城市开县、丰都、涪陵、长寿共举行了四次。抗战胜利后，我们由四川搬到上海。在搬运行李时，码头工人因为父亲的箱子过于沉重，就问：里头装的都是些不吃饭的家伙？意指是金银财宝，其实全是书画与文房四宝。这是母亲告诉我们的故事。父亲爱书爱画重情义，看过的书，甚至画展资料都留存着。

后来父亲先后在成都、重庆、汉口与上海举行个展。其中汉口的个展，展出的全是“指画”百幅。在上海时，曾把祖母接来同住。祖母跟母亲相处甚欢。有一次看见母亲为我们缝衣服，祖母就拿出她带来的一套绣花工具给母亲看，原来祖母精于绣花，在家乡还收学生教刺绣的。祖母并时时提醒母亲：“小孩子要教不要打。”可见父亲小时候是多么地受着父母的疼爱。由祖母那儿得知父亲小时也颇调皮，有一次跌倒在地还跌掉了一颗牙齿。想来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小时候说不定比父亲自己小的时候乖得多了，我们一看见父亲作画写字，都会自动安静下来，因为知道父亲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一九四九年，我们全家五口由上海来中国台湾，但祖父母却不愿离开家乡，父亲此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们，真是人生之遗憾！

我们到中国台北是由沪坐船的，在中国台湾海峡航行途中，父亲对大海之壮观、波涛之美，有深刻的观察与喜爱。后来定居中国台北，经常赴附近各地写生，阿里山云海与东部的汹涌波涛令他着迷不已。对古法所作灵气山岚水波之画法，渐感不足，常思改变，后来终于自创一格，熔传统与写生于炉。如今他所绘的山水不仅有“傅家山水”之称，并得“云水双绝”之美誉。

二十世纪初，大时代变迁的冲击造成传统文人生活形态的重新定位，家父正处在这动荡不安的环境里，在社会现实与多样性的文化变易中，除了应付生活压力之外，同时还时时不忘深深地思考有关传统美术与新文化之间的关联与取舍，中国的绘画应该要如何改进而再生，而又要如何来迎接新时代的信息，这种情怀在他的杭州时期生根，在南京时期萌芽，在四川时期茁壮而在中国台湾则开花结果。家父在重庆时写的一篇《闲话画坛》里，曾经对国画的改进有初步的探讨，到中国台湾初期则接连著有《心香室画谭》数篇，《漫谈国画的改革》和《漫谈画展和发扬我国美术的正当途径》等陆续发表，五十岁退休后，家父就有较多的时间专心绘事，一些论艺的文章也多在这时期完成。说到

写文章或诗文，对家父甚至全家人而言都是一件大事，他必须在一个完全安静的环境里去酝酿文思，这在家父伸纸濡毫，落墨之前有相同的需要，而当时尚年幼的我们，就只得忍着喧哗与浮躁，也就学会了轻手轻脚与轻声和母亲说话了。看着父亲在房里来回踱步，时而仰首观天，时而低头沉吟，在书桌前一字一句地推敲，静静地写着，家父那不算多、也不算太少的画论文章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一篇篇问世的。

徐悲鸿先生说过：“改良国画必须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洋画中凡可采入者融之。”父亲画画的原则也是这样的中西并用。他的技法从传统中来，之所以不坠于窠臼，就是他在画时常能加入写生时的领悟。因此他的画有写生之实，又有国画写意的真精神；而书法上气盛韵满，又有运斤成风之趣。书中有画，画中有书，是父亲最大的突破。他在一篇艺苑随笔里曾经写道：“所谓发扬光大传统，其重点是要由传统中挣脱出来。”更在一篇《心香室谈片》里，一言直指，国画六法中，气韵生动，当在研究体会其余五法之后，自然水到渠成，绝非偶试即可幸至。他主张：“画家须有一种远大的抱负，要从古法中蜕变出来，从时史腕下挣脱出来；要自期与古人先后辉映，与时史分庭抗礼。”父亲在这方面绝不是徒负空言，他是一个诚挚的实践者，他也有下大工夫的决心，更有不被古人笑倒的警惕与期许，这一点可以从他写的《心香室漫谈》里看出他对传统和绘画史上下的工夫，也可以从他长期临写古人书画的专注与研究心得里知道，他是要先进入传统，然后再以“不失民族本位的面目来创立自我风格”。

此外，他也在报章杂志上写“心香室漫谈”、“心香室谈片”的专栏，对改革国画，不遗余力。记得在一次画学会的座谈中，父亲曾发言道：“我国传统的精华是可爱的，现代的精神是可喜的。”父亲一生就是在以身作则，用他的现代精神，来发扬光大传统文化的可爱。

父亲常说他是二十五岁以前在桌上用功，二十五岁以后在户外用功。对现代人说来，旅行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在父亲那个时代，骑了单车再转公共汽车，转了公共汽车再转火车，出一趟门如临大敌，以从来不善认路的父亲，如果不是真心爱好自然的话，哪里有人愿意那么折腾？可是父亲为了写生，真是千辛万苦不辞，中国台湾名胜如阿里山、垦丁、苏花、横贯公路等